

我喜欢你

吴金海 2005年出生

世界是一颗金黄的橘子，大学毕业季的热风痒痒的，仿佛16岁那年青涩的面庞，帆最后看了眼摆放整齐的凤凰花束，拖着颠簸走在人烟稀少的一角，他并不急着赶路，正感叹绿茵外零散人影拥有的寻常夏天。

动车在日暮时分启动，他计划早早离开，因为害怕黄昏潮湿漫过月台，自己会溺亡于忧愁之河。数里之外的车站，无数人心手紧攥着半湿的车票，红字印在汗水中酒成心的迷茫。

一扇落叶敲在脑袋上，风干的茎别于乱糟糟的刘海，帆将其取下，叶子半已灰枯，半如绿翡，仿佛捏着快凋零的冷玉。“才盛夏啊！”他望着头顶绿葱的枝条，光被打碎了，金光残片在叶子间跳跃，一颗光子调皮入眼，刺疼得他闭上了眼睛。

褪去金灿灿外衣，光是颗黯淡的紫星，帆感受着它在瞳膜间滑行，联想到，光是游离次元间的摄影师，它携带名为过去的胶片，厚重闪亮得使直视之人落泪。他久久未睁眼，摸着块石头坐下，刺痒感一点点消失，紫色渐渐淡成一片沉重的七彩。

“帆，没事吧？”帆迷糊中听见几声声音，意识像盆冷水倾泻而入。“几点了？”他惊呼一声，慌忙揉搓起双眼。“六点半，太阳要落山啦。”依旧是刚才声音，帆眼前的世界渐渐清晰。

泛着白花的淡蓝课桌上摆着写有三次模拟考试目标分的小日历，最上方留下一行小字：奋斗30天……字迹秀丽工整，像个女孩子。风油精，耳塞压着鲜红的八省联考卷，抽屉里装满密密麻麻的课本，本子上是未订正的数学错题。只有高三的课桌才能装得下这么多回忆，这么多心情，帆认出来了。

“没关系，还有一个月。”女孩在旁边说道，她的眉眼如同语气轻柔，黑发散出栀子花香。帆则呆呆看着她，眼角隐秘地滑落一滴泪。

“玲？”他当然记得。16岁那年9月，玲大如夏雨的笑声给帆留下了深刻印象。几次她从门口冲向他，“你名字签我那了”，看着帆因害羞而红的脸庞，她脸上的笑容更加快活，“哈哈，我帮你签了。”虽然性格迥异，但两人数学成绩糟糕得一致。

“文科重点班”成了新归属——他们因为这个称号被理科班嘲笑了一年，流言如风来雨去，帆易染的脸红了又青，像颗早熟的苹果。在玲的记忆里，那个腼腆男孩突然成了拼命三郎，为了年级排名不惜头破血流，最终缔造一段奇观：班级成绩单上断层的分数高达十分，排名正朝年级第一逐次逼近。高二实行“优绩者先选座”制度，他最爱窗边看流淌的斜晖。

天晴后，凝滞的空气正酝酿着下一场风暴，而帆船在舒适圈里一无所知。高二的期末考，第一名是新的名字。成绩出来后的夜晚，有风的走廊，教室里的纸卷哗

哗响，他听见有人后来反复念叨的话语：“你是我心里永远的第一。”

帆对玲的印象不再只有大笑和安慰哭泣同学时的温柔，成绩单上两人名字间隔着未干墨水晕染的裂痕，当他慌张发现自己努力也不能让幸运之神眷顾时，竟期待起玲的失误。兴许是祈祷有了回应，第一次模拟考试后，下午放学后的空教室，小小的窗角，夕阳爬上玲忧伤的脸庞，提早回来的他大气不敢喘，教室静得只剩纸巾抽搭……等沉默如黄昏淹没教室，帆终于鼓起勇气走向玲，如后来不断缩小的课桌距离，橙黄落日见证下，他递出一包手纸：“没事，没关系的，还有半年呢！”

“没事，没关系的，心态最重要，最后一个月慢慢来！”帆安静听着她的安慰，趁哈欠偷偷抹去眼角欲坠的眼泪，逞强的笑容想证明自己无需担心，也可能是听着了身旁同学的起哄；再安慰帆，他就要哭出来咯！

今晚的夕阳宛如一道金黄金河，淌过琥珀般的玻璃，在淡蓝课桌上静静流淌着。笔尖稍动，影子便在书页间飘忽，好似一片扁舟游荡。玲低头时垂落的发丝在余晖中泛起金边，在帆的素材本上印下了细密的倒影，像一片未知的森林，他写着没有墨水的心事，看着斜晖在笔盒旁一点点碎成了粼粼光斑。

“玲，我想说件事。”

“嗯，我听着。”

黄昏打在脸上，仿佛每一寸发丝都诉说着神圣，她的瞳孔倒映着金灿灿的斜晖，帆竟不敢直视。

“我……我，唉……”他没能说出口，而窗外的斜阳正颤抖着融化，一点点露出梦的黑，帆恍然醒悟，他着急地去捕捉那双不断模糊的眼眸，哽咽的喉咙拼尽全力挤出那句话：“我喜欢你！”

声音惊起停留的白鸽，鸽群在夕阳中化作金色光点。他似乎看见玲笑了，似乎望见那双快活的眼眸掉出一滴泪，这颗泪明明挂在他的眼皮，在朦胧夕阳洒落人间的一角，帆走出校门，步履轻盈，行李箱轰然陆离，仿佛当年的课桌，黄昏美得如梦一样，他攥着一张绿皮火车票，已有足够的勇气。

……

动车里弥漫清香，邻座少年怀抱着毕业证书，口袋里的青果红了。晚霞在身后一点点送别，流晖闯进来，把车厢染成梦中课室的淡黄，玻璃窗映出玲低头学习的幻影，他手机的文字栏改了又删，犹豫后最终发送：“毕业快乐，玲！”

列车突然驶进隧道，黑夜中只剩下屏幕的清亮，帆终于看清，那年玲帮忙修改的联考卷上，每一页都画着一艘直面巨浪的帆船。



海棠花开

朱倩昂 2004年出生

那天接到爸爸的电话后，感觉浑浑噩噩的，做了什么事、上了什么课、吃了什么饭都没有了印象。

我无法跟别人说，她们共情不了我突然的情绪，也如同我无法接受突然的来电。那是奶奶生病的消息。我没法回去，回去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奶奶在我回去的途中离世，我最后一面还是见不到，我又没办法去怨恨何人，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奶奶住院的事……最后只能沉默着等待，等家那边的消息。

等待像一把高悬的刀，不断威胁着我，恐吓着我，凌迟着我。时间是正着走的，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是倒计时的。下午的天过于阴暗，一场风雨欲来，吹得窗外的树不断乱晃，拍打着玻璃，风的呜咽，树枝的摇摆，沉闷黏腻的触感，吞噬着一切。

下午似乎成为我回忆奶奶的最后的时间，而那天下午的课是一场写作课，我写下了关于那个满头白发的人的一切回忆。越写越想哭，越写笔越抖，泪水晕染了字迹变得模糊不清，原来我和她的回忆也模糊了。

从来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心情去面对一个至亲至爱的人离别，以前的种种，都变得弥足珍贵。

晚上我找到二姑家的小弟，想告诉他奶奶住院的事，但是他告诉我他已经知道了，一直不敢告诉我，怕我知道了会伤心难过。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夜间躺在那张狭小的床上，似乎感觉到奶奶在摸我的手。网上时兴的“阿贝贝”是一个从小到大大一直留着的东西，有了它，孩子就不会哭闹，就会安稳睡觉。我的“阿贝贝”是奶奶的手，每次晚上睡不着，只要喊奶奶，奶奶就会把手递给我让我摸，一只苍老宽大的手，上面覆盖着一只稚嫩的小手，黑暗中我会清楚地摸到裂纹，指甲盖子的坚硬，粗大的指骨，是长年累月干活留下的痕迹，一条一条的纹路，是时间画在她手上的年轮。

上天不想让我奶奶那么早离开我吧，可能听见了我深夜的祈祷。两天后，奶奶已经脱离危险，在医院养一养就可以回家了，那一刻有种想哭的感觉，是喜悦。

对于生死这个问题我时常无法理解，可能是真的没有遇到。在我家附近，常常会在早上听见喇叭的声音，那是邻居又消失了一个人的讣告。奶奶每天早上会溜达一圈，腿脚不灵便的她，会推一个婴儿车方便她站稳，在大门口站一会，听听哪个远方传来了喇叭。慢慢就会传来消息，是谁家的老人走了，偶尔奶奶还会开玩笑说，咱家附近没有老头儿了，全是老太太。

她开始养起花，各种各样的花，每天都精心照顾，这一盆盆的花在阳台上吸收着最好的阳光，喝着最甘甜的水，长着最艳丽的颜色。其中有一盆是养在桌子上，一盆海棠花，淡紫色的花瓣含着水珠，娇嫩欲滴，阳光倾洒，镶着淡淡的金边，花瓣上白色的条纹迸发着生命的血脉，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营养。

花朵更容易被欣赏

(组诗)

李健成 2004年出生

杜鹃

千百年前漫山遍野的血伴着烧土层里撒下的朱砂历代的无数滴泪水浇灌之后长出摧枯拉朽的烈红

曾经在梦里遇到过的火在长夜醒来之时将我烫伤

灼灼的花瓣发出起伏的焰舞花蕊狂热地摇动着触手拉我入万丈深渊

春末的枯雨下了又停鸟鸣声凄凄又离离太阳从西边落下的时候我饮啜着生命的滋味

石榴花

远方的枝杈挂满鲜艳的诱惑这诱惑被细长的小刀守护

火般的红和墨般的绿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像生活有明亮一方也有阴暗而隐秘的角落

落地窗旁挂着旧相片透明玻璃隔开树木的身体和我曾经灵活如今麻木的臂膀而阳光竟又把两者连接

如阶梯所目睹的我被困在教学楼里那树上点点尖厉的红光正朝着我狡黠地微笑

无尽夏

轻柔的叶是池塘的延伸略带锯齿 椭圆出尖符合孩子对完美的想象运动之后 花朵更容易被欣赏

茶室题写：“一期一会”像茶会一样的夏天可以有无数个但某个特定的夏天是唯一的就像某次茶会一去便永不复返

花火大会空中绚烂夺目的色彩落到地上就变成水性的生命吸纳阳光之后的情怀化作细小而火热的蝴蝶被蓝粉紫三种颜色簇拥包围

这个夏天的人下个夏天会在哪里成为我们心头共同的谜题

木芙蓉

几乎没人知道你的名姓你也在脚旁开出彩色的花春夏秋冬都是你的枯荣之季你昂首抗争着和地球上安居的人类一样

你用巴掌般的叶片从深厚的土壤里撑起每一片花瓣都像柔软的舌头绕成具有轮回含义的圆形

舔舐着整片天空钻进整个宇宙

图虫供图

安详如云的故乡

(组诗)

李秋禹 2005年出生

山花

看着铁妹妹——他的头上河谷的石头摆脱贫瘠。献出自己的身躯，包括心脏。唯沉默的石头值得托举起黑亮的丝绸接起一座座山

千年前的怀抱约定不变麻雀从远方来，从新生洞口孵育携来胜利的儿子一切抓紧。

为山体加工，修剪树木的胡须动车飞速，穿越大山接替千年前众多愚公曾有过的梦

站上迎凤望着远远的，群山铁索独奏长笛是否该抛下行李告别，挥挥手巾与我同乘的男女，他们都与我有亲擦肩而过的路人，祝你一路平安夜色朦胧时漫长

连桥都坚固，隧道光明起来

广场

草木不甘地后退，这是它们祖辈生长的地方沥青走成了永恒草帽，斗笠也要回避它的锋芒

与风买卖，受住石碾的痛将泥土抓紧星星落着光，是木头遗忘的泪砖地的间隙，蚂蚁的新住房孩子脚发力，跑向泥房深处，手拿彩色风车往来的脚印将九月的嘴唇——木叶

归还给死去的树根我知道那叫故乡，安详如云的故乡千年前鸟类意外长出的翅膀不用一句感谢将它们送上天堂

让奉献的奉献，将苦泪酿成坦然落叶的残躯轮回土地身躯依旧是身躯，支撑别人站立，弹跳舞蹈就在头上

公交

一座城市是一片孤立的海洋海洋装下的只有鱼游行孤独的船筏没有船桨黑色金子流过你的喉咙，消耗着健康

你是城市中一个老人抄起所有的网同时拥有七个太阳和十月的光残留的风暂住在你的耳朵保管欢闹的，孤独的一群人比一个人要孤独

选择无法逃避无言的情言，你要留意最熟悉的路线要一直走着，也可以回头别让人看见你的泪

欢愉的，悲伤的，深情的都是你的礼物在天梯上缓慢爬走着

理应振臂高呼，在那上方无限接近荣光无数短暂的，从你身上走过踏板永远不会寂寞

在投入硬币，放下阶梯后高架桥上的你，选择独行环绕这片海洋迎接夕阳，骄傲地飞行

海平面上的所有人都无法看见的翅膀在海燕停留的港湾里如此有力



橘洲

文苑

00后作者专版



责编/范亚湘 美编/戴莹芳 校对/李乐

开心的雨

刘凌韵 2008年出生

一个人在雨下，一群人在雨下，每个人都在雨下……近日，老是阴雨连绵，周遭人多有不耐，我却对这绵绵雨爱恨交加。

厌它，是因雨势缠绵不休，裤脚、衣衫、背包总被打湿。浑身湿漉漉的人，难免凉凉，也难免情绪低落。喜它，多半是为了伞——与他人共撑一伞，与三五撑伞的人同行，或是独自撑伞，走入一片只属于自己的雨幕。

雨滴答滴答落在伞面上。若身旁有人，总忍不住想说：“喂，你的伞歪了，我又淋到了。”可这话终究难以出口，毕竟是自己蹭了旁人的伞。再要好的朋友，被这般折腾，也会带着嗔怪问：“那你怎么不带伞？”

谁让天气瞬息万变，出门时晴空万里，不过一堂课的工夫，便倾盆骤雨。心里的话辗转，说出口却成了撒娇：“想和你同甘共苦呀。”说完便紧紧挽住她的手，把自己缩成一团，尽力让对方安稳躲在伞下，自己也不被雨水沾身。

是伞，两人共撑一伞，总要牵挂彼此是否被淋，又要顾及自己是否湿透。

若是一群人撑伞同行，便又太过拥挤。

像一堵移动的人墙，堵在路间，挡了身后行人的去路。尤其在地下通道，拾级而下，回望似乎都是熟悉的面孔，前行也是相伴的身影。可在陌生人眼中，我们这般模样，或许略显失礼。一行人嬉笑漫步，我已不止一次用余光瞥见身后路人蹙眉。只是这话我从不说出口，不愿轻慢自己，也不嫌弃同行挚友，只在心底默默致歉。路还是要一起走的，总独自前行，难免落寞，难成习惯。

独自撑伞时，伞下只有自己，天地万物都浸在淅沥雨丝里，唯余一身清静，竟有几分“众生皆醉我独醒”的自在。忽而懂得，一人一伞一路，本就是一场欢喜。即便成群的路人擦肩而过，伞沿滴落的雨珠打湿衣角，也可从容避开。孤身一人，无需忍受拥挤的烦扰，不必勉强迁就他人。至于孤单？伴着雨声，便全然消散。雨声从不会让人胡思乱想，偶尔独自听雨，只觉心安顺遂。旁人喧闹，便由他们去，我自寻一处清静。脚下虽无干爽之地，头顶却有自己撑起的伞，这便足够。

雨天不宜入深林，可街边的行道树，单看一株平淡无奇，或排伫立，却如列阵的士兵，挺拔肃穆。我们先看见的，是它们整齐的姿态，而非丰稔的模样。融入人群，自有相伴的热闹，所以我们总爱肩并肩同行；可独自前行，却更添自在，像一只飞鸟，想去往何处，便振翅前往。

夜深人静，孤身一人时，我偶尔会问自己：你真的能接受，独自在雨中行走，身旁没有另一把伞相伴吗？你真的能接受，一群人紧紧簇拥，像一堵墙般驻足停留吗？你真的能接受，两人共挤一伞，衣衫两侧总被雨水微凉打湿吗？好好想想吧，你究竟想以何种姿态前行？或许三者皆要，或许皆要一人，或许只愿两人同行。若觉得人群喧闹，便守在你想相伴的人身侧……

其实这些都无妨，毕竟雨季漫长，只要你心爽，落下的全是开心的雨。